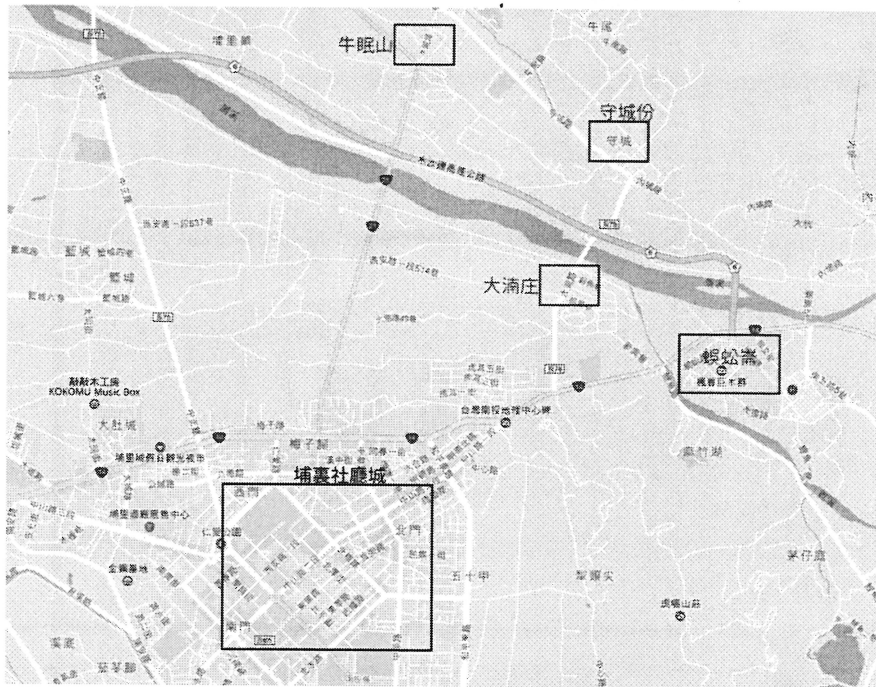


番婆鬼

考據 盆地內的爭奪戰：埔里族群發展史

番婆鬼的傳說廣泛流傳於埔里地區，要了解番婆鬼傳說背後的意義，就不得不先了解埔里的族群歷史。就算是現在的埔里，居住在這附近的族群也多元得超出原有想像——閩、客、噶哈巫、巴宰、泰雅、賽德克、布農、邵族——而回頭去看歷史，那更是精彩且複雜。

打開埔里的地圖，在城鎮中可以找到被標註為東、西、南、北門的地方，在這四個門圍起來的範圍內，差不多就是清領時期的埔裏社廳城，俗稱大埔城，是當時漢人聚集之處；往大埔城的西北方看去，愛蘭台地（烏牛欄台地）是巴宰族的居住處；而往大埔城的東北看去，分布在眉溪兩側的則是噶哈巫族的四個部落——牛眠山(Baisia)、守城份(Suwanlukus)、大湍(Kalexut)與蜈蚣崙(Tauving)，又被稱為「眉溪四庄」；要是再往東北過去，到東眼山、霧社那一帶，就是泰雅族和賽德克族的勢力範圍了；而往埔里盆地東南方看去，那是布農族的地盤；埔里西南方魚池直到日月潭那一帶，則是邵族的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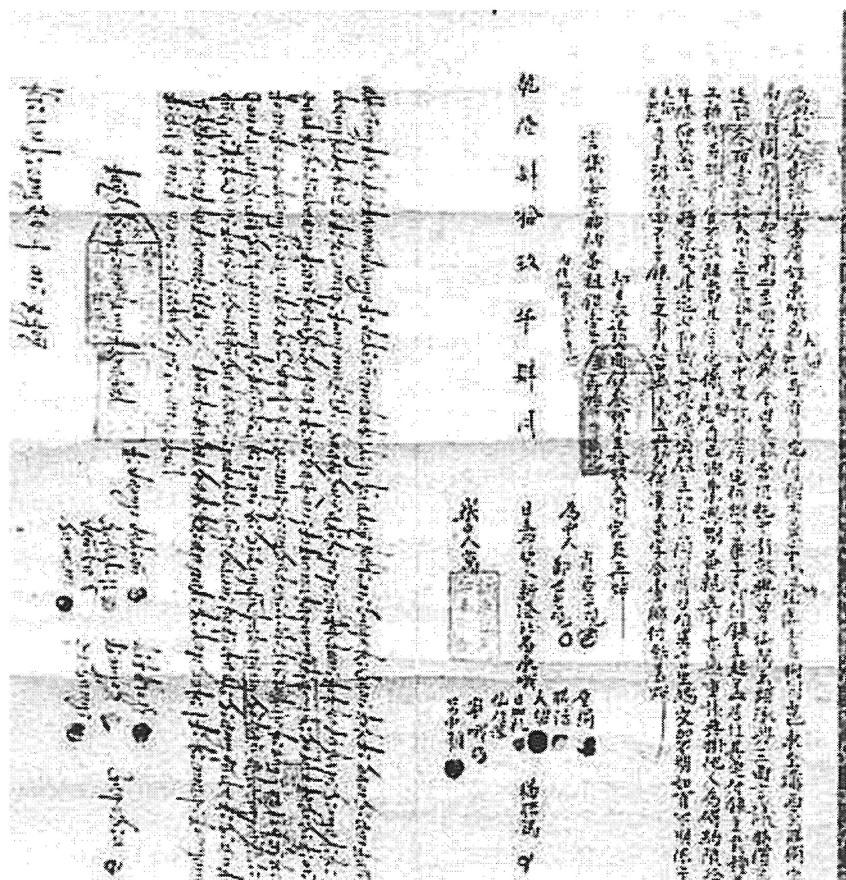
大埔城及眉溪四庄位置示意

不過，此處的族群勢力分布並非一直都是這個樣子。將時間追溯到漢人還沒進駐埔里盆地以前，布農系統的埔社、泰雅系統的眉社與邵族系統的頭社、水社、貓蘭社、沈鹿社，被並稱為「水沙連六社」，整個埔里盆地都是埔社和眉社的地盤，以眉溪為界南北劃分勢力範圍——也有可能在漢人眼光並未觸及、文獻並未記載之處，埔里盆地內其實有更多元

的組成，不過這裡就以目前文獻所提及的內容為主吧——埔里盆地這樣兩方獨大的情況維持到了嘉慶 19 年(1814)，郭百年事件發生。

郭百年事件與埔社衰微

在郭百年事件中，漢人假藉當地已故「土目」（被選來或指派為溝通自己部落與漢人政府的人）的名義，佯稱當地原住民有意願將土地承租給漢人開墾，在因此獲得墾照之後，強行於水沙連由南向北開墾，因而與當地原住民發生衝突。當郭百年等人拓墾到埔社領域的時候，埔社堅持不讓這些漢人進來開墾，雙方在現今茄苳腳一帶對峙一個多月。郭百年等人見無法以武力取勝，便派人前去談和，提出的撤退條件是埔社要提供一批鹿茸給他們；埔社族人答應之後，便聚集壯丁上山獵鹿，沒想到郭百年等人竟趁這個時後，闖入部落燒殺擄掠，不但奪得許多家畜、穀物和器具，甚至挖掘墳墓，盜取陪葬的刀槍。



清領時期，漢人與原住民簽訂的土地租佃或讓渡契約，同時與漢語和新港語寫成，俗稱「番仔契」。郭百年事件中，漢人有可能偽造了相關文書，以取得開墾權

而埔社的土地也在這次的事件中，被郭百年等人佔領，郭百年等人在此建築了十三座土城和一座木柵碉堡，招來更多的漢人強行開墾。埔社因此勢力大衰，只能依附眉社，遷往眉溪北方的赤崁臺地居住。直到嘉慶 21 年(1816)，臺灣總兵得知此事，才強迫驅離侵墾

埔里盆地的漢人，並豎立禁碑，禁止漢人進入，埔社的族人才得以回到原本的部落去。不過，埔社此時已衰弱到無力抵禦外族。

郭百年事件背後反應的是西部平原的人口壓力，驅使著漢人不斷往外拓墾，即便政府嚴令禁止漢人進入原住民的領地、即便原住民極力反抗外人的入侵，也無法阻止他們的腳步。甚至，這樣的人口壓力，也同樣反應在了西部平原的平埔族群身上——不但大量土地落入漢人手中，壓縮了他們的生存空間，漢人開墾造成的生態環境改變，也讓鹿場縮小、魚蝦減少，傳統的漁獵游耕逐漸無法支持他們原有的生活，於是遷移勢在必行。

平埔族群移入及與漢人關係

在道光 3 年(1823)左右，透過邵族水社的居中協調，埔社邀請西部平原的平埔族群進入埔里盆地，由埔社提供埔里盆地部分土地的永耕權，換取共同抵禦外敵的承諾。一方需要外援，一方需要土地，雙方一拍即合。以道卡斯、巴宰、拍瀑拉、洪安雅、巴布薩五大族群為主，共三十餘社的人陸續遷入埔里盆地。進入埔里盆地後，雙方訂定公約，不准入山侵擾山地原住民，不准恃強凌弱，不准引誘漢人在此開墾，也不准僱傭漢人在此經營。

不過，就算漢人沒有進來，埔社依然沒有保住他們的土地。在平埔族群分批遷入之後，他們反倒成為埔里盆地的主要人口，土地逐步從埔社、眉社轉移到他們手中。大致上來說，他們是從埔里盆地南半部開始開墾的，逐漸向外擴張，最後推進到了眉社的領域，聚落分佈遍及整個埔里平原。失去土地的埔社和眉社最終仍是衰落下來，部分被同化，部分則離開此處，投靠其他社。

但平埔族群獨佔埔里盆地的時間也不長久。事實上，這些年間皆陸續有漢人小規模侵墾的事件發生，不過大都被此地的平埔族群擋下，甚至連漢人想和他們交易都被拒絕。不過，在咸豐 7 年(1857)，泉州人鄭勒透過改為平埔族名、配合平埔族風俗等方式，取得了平埔族群認可，自此閩籍漢人再次進入埔里盆地，移入人數日漸增多，形成了埔里社街。在光緒初期，埔里社街內聚集了大量漢人，築城後即改名為大埔城。自此，原住民族再也不曾成為埔里盆地的優勢族群，平埔族群的漢化速度也越發地快速起來。

對大埔城的漢人來說，此地最大的威脅來自於東北方的泰雅族和賽德克族，位在兩者之間的噶哈巫族聚落，就成了第一道防線，是抵禦泰雅族和賽德克族出草的主力。據聞，清兵根本沒什麼用處，都是憑靠噶哈巫族才得以抵禦出草；而到了日治時期之後，此地的隘勇線逐步完善，埔里盆地的居民才過上較為安穩的生活，但噶哈巫族人依然是此地隘役的重要成員。



泰雅族的首棚

這個站在防守第一線的平埔族群，正是埔里盆地中最具有神祕色彩的一個族群——傳說，噶哈巫族人人都會巫術。這樣的傳說，在噶哈巫族與其他族群的交流、通婚與對抗中，逐漸散播出去，傳入了泰雅、賽德克、布農、邵族與漢人當中，使得外人不敢輕易進犯。而在這些相關的傳說當中，最讓人畏懼的莫過於番婆鬼了。

備註：這篇文章對於埔里複雜的族群歷史來說，實在太過簡略，強烈建議對埔里的族群關係，或是平埔族群的遷移有興趣的人，閱讀鍾幼蘭的〈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關於開發問題的探討〉，以及鄭怡婷的〈論當代平埔族群主體性的構成：以埔里噶哈巫為例〉此二篇論文。

地圖來源：台灣百年歷史地圖，日治兩萬分之一堡圖（明治版）（1898）Google map，2017.03.03 查詢

考據 過往被畏懼之名：各族群口中的番婆鬼

隆川長老：「我丈人住在花蓮都知道噶哈巫，噶哈巫法術很強，他都很怕，山地部落你去問，他們都說 Ka-bu。」德興阿公：「山上的都這樣稱呼我們，不要說霧社那邊，過坑（仁愛鄉中正村，布農族部落）那邊也知道噶哈巫這個名，上 70-80 歲的人知道我們，年輕的就不知道，水社（邵族）那邊也知道，不過上 70-80 的才知道我們。」清連阿公：「泰雅族問我是什麼名字，知道我姓潘都說：『是哈屋呢！』我去眉原、中原，清流的時候，他們都知道以前平地出草殺人頭祭祖，碰到我們這種『噶哈巫』的人比較粗勇，敢跟他們抵抗，對我們印象比較深。」阿進：「仁愛鄉的萬豐、春陽、發祥、翠豐原住民部落那邊去，老一輩的都知道噶哈巫，他們說噶哈巫是會飛的人。」首燦理事長：「賽德克的人都叫我們噶哈巫，噶哈巫就是會飛的人，因為會符法。」住在仁愛鄉南豐村的賽德克族人：「我聽說過噶哈巫的巫術很強，聽說會飛，小孩子的心臟會被他吃掉，我們也是很怕他們的巫術。」

噶哈巫族(Kaxabu)稱巫術為 Katuhu，Katuhu 可以用來驅邪治病，也可以用來害人。像是止血咒、化骨咒（魚刺卡在喉嚨時，化掉魚刺的咒術）等治癒性巫術，在過去是許多噶哈巫族人普遍都會使用的，學習上沒有特別的限制，只要念對咒語、用對方法，就能成功使出，不過因應要治療的症狀不同，有些時候也需要搭配藥草使用。

害人的巫術也有很多種，像是迷惑女性使她們晚上主動來找施術者、使人脫盡頭髮、使人生病等等，甚至也能直接致人於死。在噶哈巫族中，最擅長使用這類害人巫術的，便是番婆鬼(daxedaxe)了。

現在的噶哈巫族人普遍認為番婆鬼是學了特殊巫術的人類，平常可能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同，但在晚上就會出去害人。有一說番婆鬼是有男有女，另一說則是只有女性。在眉溪兩岸的噶哈巫聚落中，有些人甚至還可以指認出哪些人的長輩就是番婆鬼。

不論是治癒用的巫術，還是害人的巫術，這些知識常常是在家族間傳承的，有時則是從其他長者那裡學習來的。不過，隨著時代變遷，現代醫學取代了過往的治療手段，而噶哈巫族也不再需要以巫術來對付外敵，願意學習這方面知識的噶哈巫族人便越來越少了，長輩更是告誡子孫千萬不要去學習害人的巫術，因為學了害人巫術的人往往下場淒慘、不得善終，而若是想要成為番婆鬼，那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更大了。

要成為番婆鬼必須要發下毒誓，在孤、貧、夭之中選擇一個。「孤」就是一生孤苦無依；「貧」就是不能有積蓄，衣服也要剪破過再縫補才能穿，不可以穿完好的衣服；「夭」則是會無子無孫。發完這樣的毒誓之後，才會被傳授番婆鬼所會的巫術。

番婆鬼可以使用巫術與貓互換眼睛，而能在夜間視物，並因此會在夜中雙眼發光；只要將芭蕉葉插在腋下，就可以飛行（也有變成一團火焰後飛起，或是只要法力高強就可以直接飛行的說法）；會對自己種的水果施法，如果有人偷摘水果，手就會黏在水果上，若

沒有番婆鬼親自解咒，就永遠拿不下來。在一些故事中，番婆鬼會在夜晚變成三腳母豬，到別人家偷取食物；也有曾因別人不答應要求，而作法將刺竹林弄倒，使其無法回家的傳聞。

番婆鬼會吃小孩的心肝，只要把手放在小孩身上，就能取走心肝。如果婦女在坐月子的時候，這戶人家沒有煮麻油雞，番婆鬼晚上來造訪時，就會因為要求吃麻油雞不成，而吃掉這戶人家小孩的心肝。據說，噶哈巫的婦女之所以都將小孩抱在懷裡，而非背在背後，便是因為懼怕番婆鬼趁她們不注意時偷走小孩心肝，如果在小孩身上看到黑色的手印，就表示番婆鬼已經得手了。而番婆鬼也喜歡吃有腥味的食物，因此會用巫術，將噶哈巫人捕到的魚掉包成石頭，藉此偷魚吃。

不論是外族人，還是噶哈巫族人，都十分畏懼番婆鬼。在眉溪兩岸的噶哈巫聚落中，番婆鬼的故事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人的童年記憶，或是曾經看過番婆鬼，或是曾被捉弄過，又或是曾有自己的兄弟姊妹被番婆鬼吃掉心肝。

一位住在愛蘭附近的阿伯曾提到他的親身經歷：「以前我跟我的朋友在田裡工作，休息時想摘樹上的柚子吃，結果我朋友的手黏在柚子上拿不開，後來出現一個老人說：『年輕人想吃柚子怎麼可以用偷的』，念了幾句咒語之後，手才可以拿開。」牛眠教會的一位長老聽母親提過：「我媽媽生一個被吃掉，因為生的時候，我伯母不弄麻油雞給他吃，那天晚上我阿公睡在窗戶邊，睡的時候感覺屋頂有一陣風，我阿公起來打開門，看到一隻母豬，你要是把他趕開是三隻腳，要打他就會變原形，但那時我阿公看一看想說那不是我家的豬，就繼續睡。後來，我爸去報警察，來的時候，報警也沒用，他們不相信有這種事情，本來說要剖開，但我媽說孩子還小不要剖腹了，還被甩巴掌說亂說話，他們不相信。」守城的德興阿公提起兒時的記憶：「當時似懂非懂，那個（番婆鬼）看不到，只有風而已。在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繼父去捕山禽，有一個番婆鬼要白吃白喝，我繼父不給她，跟她互搶，後來那個番婆鬼說：『好，不讓我拿日後就試試看！』，我繼父說：『好，沒關係你試試看』，回家後我母親說：『唉.....你得罪到這個人了，今晚會來找你。』我那時候都跟父母睡在一起，那天晚上我母親要孩子睡中間，她知道番婆鬼會來吃小孩。我那時候感覺是睡一會之後，風就吹過來，然後有個東西飛下來，那時候我媽媽說：『阿姐，不要這樣子啦（噶哈巫語）』，我繼父說：『來啊！來啊！』，可是後來聽到笑聲就飛走了，我隱約有印象屋簷明明破一個洞，但早上起來又沒有了，我知道是這樣，我只是有稍微感覺到。我媽媽後來就跟我說庄裡誰不能得罪，男的也是一樣。學了這個以後都不太好、子孫以後也不好，死的時候也很難過，那個就是老天有在看。」目前遷居春陽部落的金玉阿嬤曾親眼目睹番婆鬼出現在她面前：「我差不多七、八歲的時候，晚上庄裡就會有人說趕緊來追鬼，有的會變鬼，一些勇壯的青年拿槍要去阻擋，但是只要噶明說：『你是什麼人，我知道啦』，她就無法變成，但讓她變成就無法阻擋她，她會一直飛上去。我們小時候很害怕，也不敢出來看，村庄的青年就一群出來追。小時候，農村的螢火蟲飛得四處都是，我們會把牠放在藥水罐裡面，有一次在豬圈裡，我看到一個光很亮，心裡想說要是抓到的話，我的是最大的，那時我真的看到了，我看到在變鬼的過程，在變的情形我實在無法怎麼形容，

我嚇得都走不動，一直發抖，非常害怕恐怖，我用爬的。我舅舅告訴我，那團火就是那個人正在變鬼，後來舅舅就叫長工去拿槍來阻擋，可是她已經變成可以飛的形狀，沒有打到。」

雖然番婆鬼十分強大，但並不是沒有對抗的方法。聽說，把竹子削成箭，再泡過尿，當番婆鬼掀瓦進入房屋的時候，躲在一旁射他，造成的傷口便無法痊癒，會全身長蟲潰爛，並且一定要看到那副弓箭才能死去。也有人說，只要讓槍吸收三天三夜的日月精華，在太陽快下山的時候曬太陽，晚上沾點露水，這樣早晚三次之後，這把槍才能打得準番婆鬼，一樣躲在一旁射他，這樣造成的傷口就算表面好了，裡面也會持續潰爛，但在看到射中他的那把槍之前他都不會死，就算潰爛到只剩骨頭，也會痛苦地活著。

在一些故事中，番婆鬼從平常人類的形態轉換為番婆鬼，需要一定的過程與時間。根據一位牛眠耆老的說法，變成番婆鬼的時候，要先換成貓的眼睛，在米缸裡唸咒，米缸裡都是蛇，等到蛇爬滿全身之後，會變成一團火，就可以飛起來，出去外面找有腥味的東西吃，回來之後，再換回原本的眼睛。

在噶哈巫族中，有許多類似這樣的故事：丈夫得知妻子是番婆鬼，為了不讓她害人，便趁著妻子晚上換上貓眼睛出門後，將妻子的眼睛泡在鹽水裡，結果妻子回來要換回原本的眼睛時，才發現眼睛已經瞎了，從此便不能害人了。而根據上面引述的金玉阿嬤的童年經歷，在對方轉換成番婆鬼之前，就叫破對方的實際身分的話，就能阻礙對方變成番婆鬼。

也有些人說番婆鬼害怕權威，會畏懼日本警察帽子上的帽徽，因為那象徵著天皇的權威；而傳說中也曾有一位過去擔任清朝官員的長者，用普通的槍就打到了番婆鬼，那就是因為有權威加持。

在看了種種有關番婆鬼的資料之後，我們不免好奇，番婆鬼對於噶哈巫族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呢？一方面畏懼著番婆鬼的作為，但另一方面番婆鬼的存在又能抵禦泰雅族與賽德克族的出草，保護著他們，而漢人與他族部落對於他們的敬畏恐懼，同樣奠基於番婆鬼與那些害人的巫術上頭——這樣的情感大概是又愛又怕，又敬畏又驕傲吧。

隨著時光的流逝，這樣的情感還存在於噶哈巫族人心中嗎？關於番婆鬼的故事還留下了多少？現在還有族人在使用巫術嗎？實際造訪埔里，走入眉溪四庄，我們還能感受到番婆鬼留下的哪些痕跡？抱著這樣的期待，我們訂下了 2016 年 12 月 12 日的火車票。

備註(1)：關於番婆鬼的傳說，不同人所說的不盡相同，不同部落流傳的版本也有所差異，但在此文中沒有特意區分普遍或罕見的說法，全數打散並列在文中。

備註(2)：本文引用文字及主要參考為鄭怡婷於 2009 年發表的論文「論當代平埔族群主體性的構成：以埔里噶哈巫為例」，以及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的《唯妖論：臺灣神怪本事》寫成。

考察遊記 牛眠部落年祭：噶哈巫的大過年（上）

匡鏘匡鏘匡鏘匡鏘.....車身規律的搖晃催人入眠，向窗外看去，景色飛速向後退去，陽光晴好。2016 年的 12 月 12 日是個適合出遊的好日子。幸好如此。因為就算捨得浪費訂好的火車票與住宿，我和阿祉也是不能改期出發的。因為今天是農曆十一月十四日，接近農曆十一月十五日，噶哈巫族傳統的年祭(azem)時間。

把年祭的時間縮限在這一天，其實並不恰當，就像漢人過春節不是只過一天，噶哈巫族的過年祭典，也不單單只有一天。以洪秀桂老師於民國五十年代，噶哈巫眉溪四庄採集到的資料來說，年祭的流程大致上是這樣的：農曆十一月十天左右告知祖靈、十一月十二左右製作阿拉粿、十一月十三捉大魚、十一月十四送大魚、十一月十五敲鑼報春、走鏢、牽田、唱哀煙，而後接連幾天唱歌跳舞、飲酒作樂。

不過，這樣的盛況已不復見。在日本實施皇民化的時期，這樣的習俗被禁止，所有人被強制過日本的新歷年(國曆 1 月 1 日)；而在戰後，年祭的傳統也沒有被復興，反而因為漢人社會幾乎都過農曆年，很多噶哈巫人便也配合著過農曆年，只剩下有些人仍在農曆十一月十五這天備菜祭拜祖先。想想那段許多原住民不敢承認自己身分，以免遭受歧視的年代，戰後這樣的發展倒也不令人意外。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這次要參加的噶哈巫年祭，又是怎麼出現的？這要追溯回 1999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眉溪四庄災情慘重，到了接近農曆十一月十五時，部分居民回憶起了過去舉辦年祭的盛況，在此長期耕耘的文史工作者黃美英老師等人便鼓勵居民再次舉辦年祭，作為凝聚族群意識與社區重建的活動。

從那時起，眉溪四庄就會在每年的農曆十一月十五附近的一個週末，舉辦年祭；在噶哈巫文教協會成立之前，主要辦在守城社區，成立之後，則輪流在四個聚落舉行——今年便是輪到了牛眠聚落。近年來，牛眠本身也興起了每年在自己社區內舉辦年祭的念頭，手上也爭取了一些資源，再加上噶哈巫文教協會的資源，這次的年祭活動便比往年要豐富一些。

牛眠部落Azem文化祭儀傳承與推廣			
11/18 (五)	20:00 至 22:00	【告知祖靈】 pakaken apuapuwan	
11/19 (六)	08:00 至 12:00	【釀製年酒】 muapok inusat	
	13:00 至 17:00	【醃製獸肉】 mubulak luxut	
12/04 (日)	13:00 至 17:00	【醃製傳統鹹肉】 mubulak selum	
12/09 (五)	09:00 至 12:00	【製作阿拉標】 mubulak tupalis yamadu	
12/11 (日)	08:00 至 12:00	【青苔採集】 ma axapet (山上瀑布與溪流)	
	13:00 至 17:00	【捉大魚】 mukumux madaw alaw (體驗溪流)	
12/12 (一)	07:00 至 09:00	【敲鑼報信】 (牛眠社區)	
	14:00 至 17:00	紀錄片播放與織布體驗	
	17:00 至 19:30	各家族祭祀祖先 (各家族家裡)	
	19:30 至 23:00	【Azem祭祖晚會】 (牛眠社區廟前廣場)	
	23:00 至 24:00	【送大魚】	
牛眠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游仁宏0953-510561 部落營造員 潘正浩0937-2277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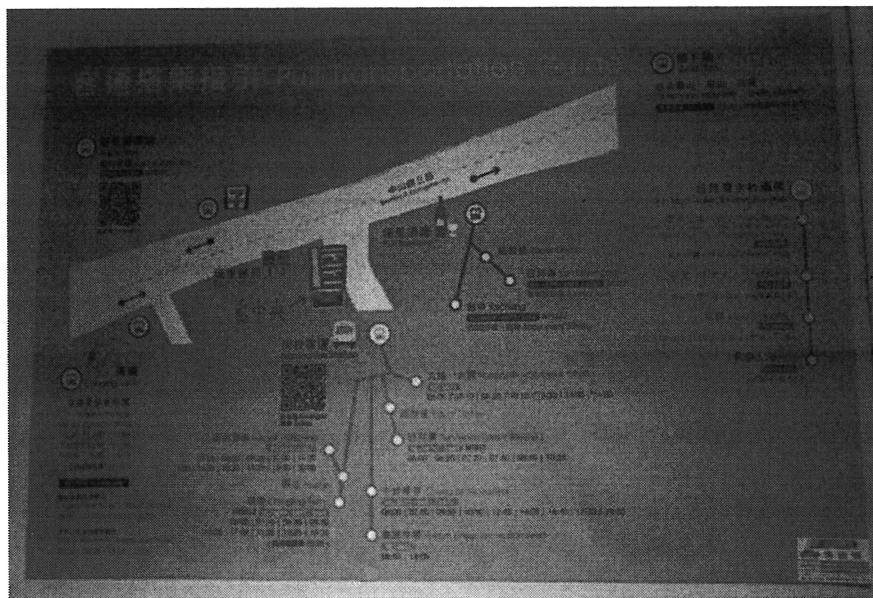
我們此行便是瞄準年祭的祭祖晚會而去的，而紀錄片撥放、織布體驗和送大魚，自然也不能錯過

09:18，火車停靠在了臺中火車站，我們匆匆從新站走到舊站去，搭上了前往埔里的客運。在埔里酒廠站下車後，我們便直接趕往島中央旅人聚場 check in 和放行李。島中央的老闆一聽到我們要去參加噶哈巫的年祭，馬上就說我們昨天沒來太可惜了，捉大魚的時候可熱鬧了，除了下河捉魚以外，還弄了個燒烤大會，大家玩得很開心。

這個捉大魚，並不是真的要去捉河中最大條的魚，反而越小的魚才是越難捉、捉到了越讓人讚賞的「大魚」。在傳統上，只有村裡的男人會參加捉大魚，而捉到的這些魚會被擺放在河邊的石頭上曬乾，如果碰到下雨則改用火烤乾，接著將魚乾用樹葉包起，掛在樹上，包數則視家中的男人數而定。不過到了現在，看來是順便兼河邊燒烤，大家同樂了。

雖然我們來不及參加捉大魚，但想到還有祭祖晚會和送大魚在等著我們，倒也沒有太過失望。看了看時間，我們便詢問老闆是否有推薦的在地美食，也問她是否知道我們計劃要去租腳踏車的「順騎自然」要怎麼從這裡走過去。

老闆一聽我們打算騎腳踏車去牛眠參加年祭活動，當下大驚失色，連忙勸說我們，說從這邊騎過去有段距離，祭祖晚會結束之後已經很晚了，那邊路很暗，路況不熟騎腳踏車太危險。我們想想也是，大半夜的，車子常常開很快，我們也不清楚騎哪裡比較安全，今天還是先不租腳踏車好了。但這樣交通該怎麼辦才好呢？



島中央大廳貼了一張客運搭乘指引圖，把客運編號、目的地、班次時間、候車地點都寫上去了，用手機照下來之後，就不用再煩惱交通問題啦！

老闆指著貼在大廳牆上的客運搭乘指引圖，說搭往中台禪寺和惠蓀林場的客運都會到，在牛眠山下車就好，搭車地點就在島中央這條巷子的底端。至於晚上回來，她則建議我們叫計程車，在我們詢問是否有推薦的計程車行時，還給了我們一張名片。對了一下車次時間和現在的時間，我們決定先去吃個飯，再回來搭 12:45 的客運，前往牛眠聚落。



在搭客運的時候，阿祉緊張地問我：「不知道年祭活動的地點在哪裡？找不到該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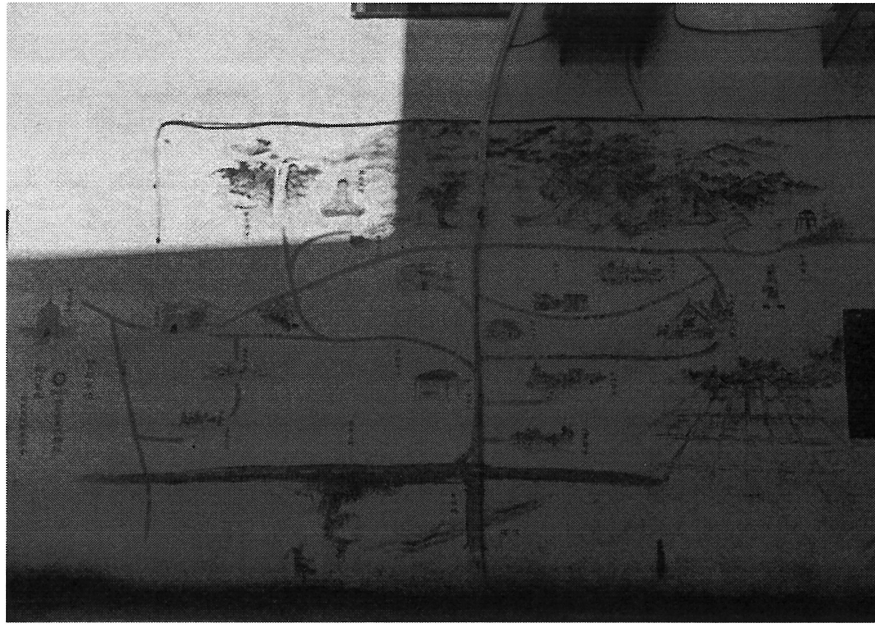
我其實也有點擔心，但還是故作鎮定地回答：「沒關係，我們有提早到，在播紀錄片之前找到場地就好了。到那邊問人，他們應該也都會知道。」

沒想到，在牛眠山站一下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道路中央廣場上的醒目棚子，棚子後方掛著巨大的橫旗，上面寫著「噶哈巫族 牛眠部落」、「語言 祭儀 工藝」、「文化傳承 推廣」等字樣，找都不用找。我當下就鬆了一口氣，和阿祉過馬路，走了過去。

「嗯，沒錯，地點就是這裡了」——雖然很想肯定地這樣說，但走近一看，又發現好像哪裡不太對勁。以一個大概一個小時之後就要播放紀錄片的場地來說，這裡太空了些。棚子下只擺了一張長桌，除此之外，無論是投影設備，還是給觀眾的座椅，或者是任何看起來像是工作人員的人，通通都沒有出現在這個場地。廣場上，只有一輛滿載柚子的小卡車旁站著一名婦人，正默默打理著商品，此外不見其他人影。

「會不會是我們來得太早了，場地還沒布置好？」其實社區辦的活動，在前半個小時才開始準備場地也是常有的事，反正已經確定場地就是這裡了，晚點再過來看看工作人員出現了沒有就好。我轉頭問阿祉，要不要先在附近晃晃，看看牛眠聚落的其他景點？她點頭同意了。

站在這個廣場，面對棚子的方向，左前方和左後方各有一座廟，而右側的小巷牆上則有水墨畫風格的彩繪。我馬上就被牆上的彩繪吸引過去，一看之下，連忙叫阿祉過來看看。這居然是牛眠聚落的地圖！不但我們預計要去的潘家古厝被標在上面，還有衍化堂、牛眠山基督教會、林家古厝等等之前沒有特意調查的地點。不過，不清楚這張地圖的比例尺有多大，走到那些地點要花多少時間，只好先將目標放在非去不可的潘家古厝，其他就有時間再說啦！



這個彩繪地圖的位置，就在地圖中衍化堂正下方的牛眠三巷那裡。我們這次走的路線，是循著牛眠三巷，
路經牛眠山基督長老教會，走到潘家古厝

聽到潘這個姓氏，加上牛眠是個噶哈巫聚落，應該有些人已經意識到為什麼我們特別要去潘家古厝了吧？潘是平埔族群改漢姓時的常見選擇，同樣也是噶哈巫族取漢姓時的首要選擇，這棟潘家古厝的主人便是噶哈巫的後代。

噶哈巫族採取「子親連名制」，也就是「自己的名字+父親的名字」，冠上「潘」姓是清領或日治時期的事情。在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上，還可以看到一些人雖然冠上了「潘」姓，但名字依然依循著傳統的命名方式，譬如說「潘南毛里開山」，便是將 **Damui Kaisan** 這個名字以中文記載下來，再在前面加上「潘」姓。不過，這種事情越到晚期，就越少見了。

順著牛眠三巷走下去，陽光曬得人暖洋洋的，甚至有些熱，周遭十分靜謐，氛圍悠閒，甚至堪稱慵懶、愜意，就算有時間壓力存在，我們走著走著，也不禁放鬆了下來。還走不到五分鐘，就看到了牛眠山基督長老教會，按照地圖的指示，繞過教會，再拐彎過去，應該就可以看到潘家古厝了。

但是，走到了那一帶，不要說招牌或指標了，連一個看起來歡迎人進去參觀的建築也沒有。四周幾乎都是一般現代民宅，只有一個地方的建築看起來很有年代感，但看它門前堆積磚石樹枝、屋頂和牆壁長滿附生蕨類、建築本體多有破損的樣子，怎麼也不像會被標在地圖上、歡迎人參觀的地方。

沒想到，詢問附近正在休息的建築工人，還真的是這裡。原來潘家古厝在九二一大地震時，受到很大的破壞，之後並未再作維修，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走進院落之中，首先

看到的便是紅磚混合土塼的建築，破敗卻不失其美麗。院落中擺著一個個的雞籠，雞隻此起彼落地咕咕叫著，搭配門口的狗吠，倒讓這個無人的院落熱鬧了起來。



庭院門口繫著一隻黃狗，不停對著來往的行人吠叫，我們走進去的時候，十分膽戰心驚，就怕牠看門太過盡責，撲上來咬人。幸好牠並沒有這麼兇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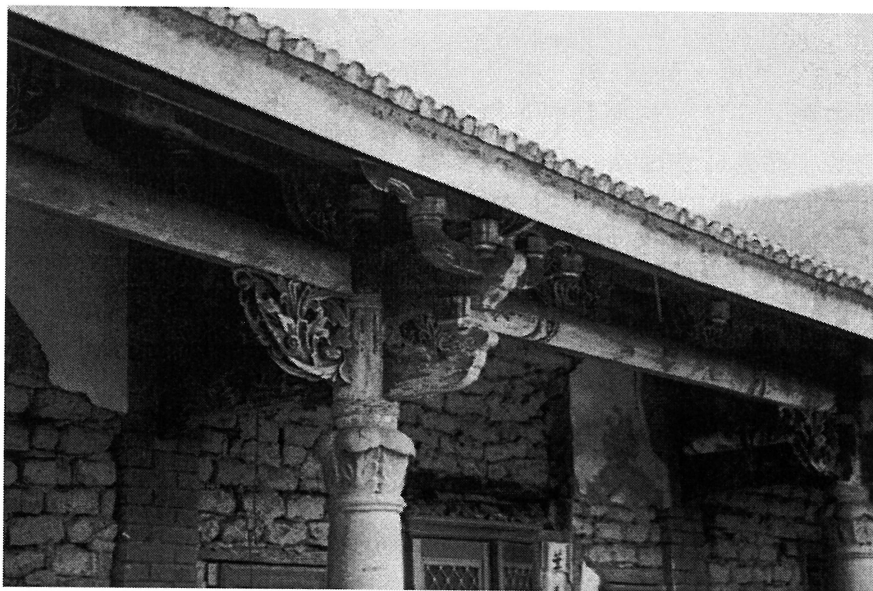


九二一大地震造成的破壞，從這張照片可見一斑。而滿院子的雞完全在我們的意料之外。（攝影／羅元成）

潘家古厝雖未被列為古蹟或歷史建築，但它的歷史可不短，建於 1928 年，保留了當時的建築風格。宅上的彩繪出自鹿港名師劉沛然之手，聽說當時潘家邀其同住三年，使他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建築彩繪。現雖已略有褪色，但也可想見當時之美。



劉沛然的彩繪以博古、花卉及歷史人物故事為主，圖中左下可見「石莊」二字，為其後期落款之一



就算不看彩繪，木製梁柱上的雕刻也讓人覺得不虛此行。（攝影／羅元成）



門旁的對聯並非另外以紙貼上，而是建築裝飾的一部分

潘家古厝雖因保存狀況不佳，而有種廢墟感，但也因此別有風味，走在其間有一種探險尋寶的感覺，每當發現一個相對完整的精美彩繪、精緻得令人驚喜的雕刻、之前沒注意到的建築細節，總忍不住呼叫彼此過來觀看。但也忍不住遺憾——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前，在這些色彩被時光磨損之前，這裡是什麼樣的美景？而再過幾年之後，是否連現在這樣的景象也將不復見？

看了看時間，不知不覺半個小時已經過去了，差不多該回去年祭系列活動的場地了。回去的時候，我們走了另外一條路，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旁邊這些田種的是什麼啊？」「看起來像是筊白筍。」「.....好像是耶！你是怎麼認出來的？」「因為在農業雜誌社待過啊。」「在那邊的工作是什麼樣啊？」「.....一言難盡。」

就在阿祉聽我抱怨前工作的過程中，短短的路程很快就被走完了。搭了棚子的廣場上，依然空無一人，設備毫無變動，我的心頓時涼了一半。

「該不會是臨時改時間了，我們沒有收到消息吧？」

行動力高強的阿祉馬上就決定去問人。載著柚子的小卡車還停在原地，看顧著柚子的婦人成為我們的第一個詢問對象。

「請問那個噶哈巫的年祭的地點，你知道在哪裡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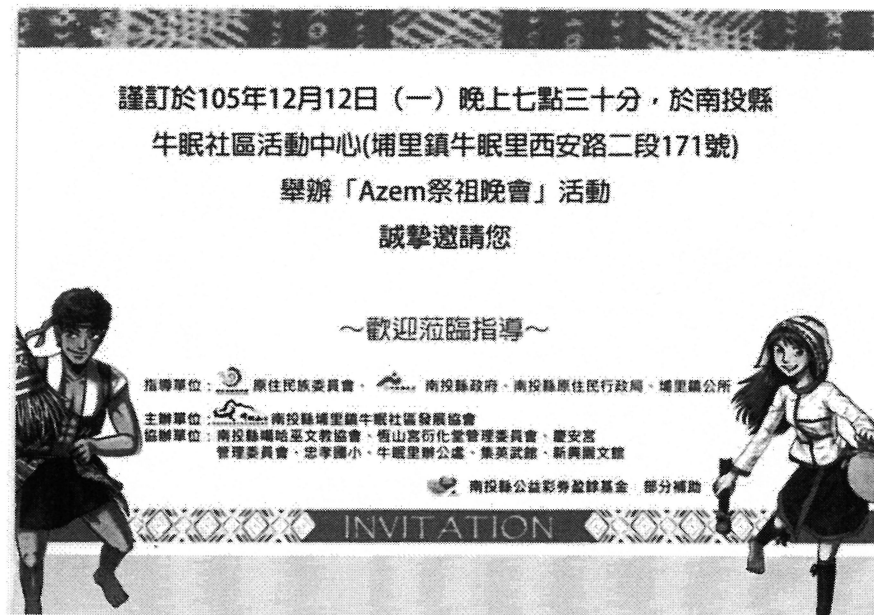
「我是跟我丈夫過來的，不太清楚耶。要不要等我丈夫回來，你們再問問他？或是你們去那邊問問看？」

她指向了廣場左後方，看起來像是土地公廟的那個地方，也就是和我們下客運地點差不多的地方。廟前坐了幾位阿伯在聊天。謝過這位婦人之後，阿祉一馬當先地過了馬路，走到廟前詢問，我默默地跟在後面。

「我們想參加噶哈巫的年祭，請問一下，活動的地點是在外面棚子那邊嗎？」

「年祭喔，在社區活動中心啦！」

阿伯的手往旁邊一揮，我們抬頭看過去，就看到一個穿著噶哈巫傳統服飾的年輕人，走進廟斜後方的社區活動中心。過去確認了以後，果然是在活動中心裡面播放紀錄片！椅子、投影機、工作人員什麼的，全部都在這裡啊！



其實我們在島中央順手拿的邀請卡上，寫得很清楚，地點在牛眠社區活動中心，連地址也有，但當時我們兩人都沒有想到要拿出來看，只能說是耍蠢了

社區活動中心裡面，其中一側擺了許多織布機，幾位上了年紀的婦人正對照著紙本上的指示，織出紅黃交錯的花紋。工作人員熱心地解釋，她們不是為了今天的活動才特地過來織布的，而是平常只要有空的時候，就會來活動中心這裡織布，今天只是順便展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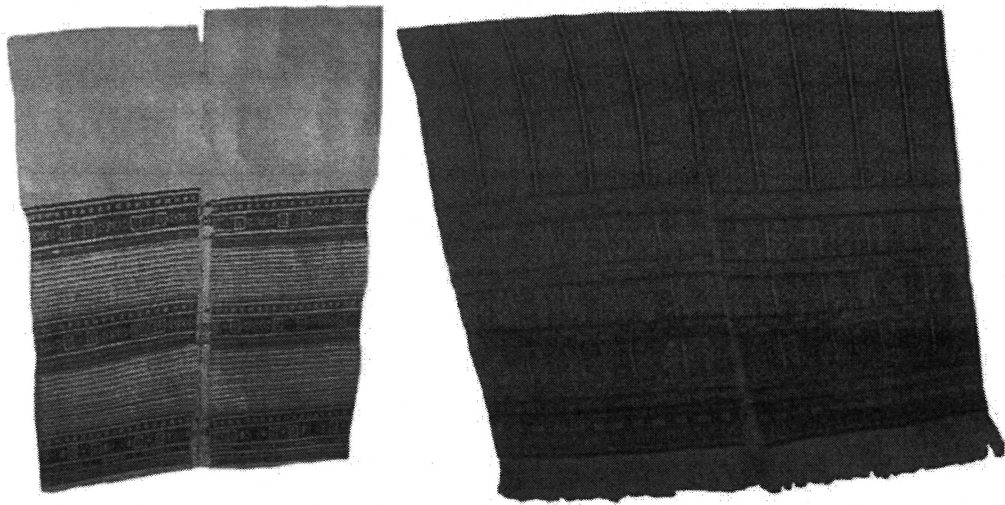
婦人專注的樣貌，讓我們不敢輕易打擾，而是選擇安靜旁觀



會需要對照紙本上的指示來編織，是因為噶哈巫的傳統織法一度失傳，目前的織法是從留下來的文物與耆老訪談中還原出來的，這些婦人也是從完全不會織布，到現在能織出各種不同的花樣



這一批紋樣織出來會像是這個樣子



噶哈巫的織布品文物，紋飾精細優美，左為大浦部落無袖短衣，右為牛眠部落無袖短衣。（翻拍自牛眠年祭現場解說旗幟，原圖來自於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真正坐在活動中心內觀看紀錄片的人並不多，顯得有些冷清。不過，仔細想想也不太意外，畢竟今天是週一下午，能來的人本就不多，而當地居民和長期關注噶哈巫的人，這些紀錄片大概也早已看到不想再看了。後來聽另一位暱稱「全麥麵」的工作人員說，週末的活動才是對外的，今天的活動主要還是對內。這樣的定位，大概也是今日來的人不多的原因之一吧。紀錄片的內容記錄噶哈巫的歷史、耆老回憶與噶哈巫所面臨的種種困境，下面就讓我簡述部分內容吧。

語言與文化的流逝，是噶哈巫目前面臨的艱困問題。從清領時期開始，噶哈巫的語言就逐步開始流逝，為了和漢人打交道，協商土地的問題，他們在外不得不學習使用閩南語；到了日治時期，很多噶哈巫族人去做隘役，隘役中也有很多漢人，在他們的感覺中，需要和漢人一樣說閩南語，才能得到平等的對待，而後期皇民化時期的種種政策，對噶哈巫的語言和文化也是很大的傷害；到了國民政府統治時，禁母語、說國語的政策，社會中對原住民不友善的態度，更是讓與漢人混居的他們越來越不願意說噶哈巫語，生怕被指認出是「番仔」，而受到嘲弄。

現今雖然還有一些耆老仍會講噶哈巫語，但隨著時間過去，長輩一個個去世，記得噶哈巫語怎麼說的人也越來越少。但並不是沒有人試圖將噶哈巫的語言保留下來，噶哈巫的母語教材已經被編寫了出來，甚至有人錄製了族語對台語的語言辭典。要怎麼讓更多年輕的族人願意學習噶哈巫語、降低學習的門檻等等，也都是他們在努力思考的問題。

而噶哈巫的織布文化，早在日治時期，開始通商時，就遭到了破壞。外界的布料花色更多、成本更便宜、製造的速度更快，自己手織的布料是無法匹敵的；而後種種政治因素，也讓穿著部落手織傳統服飾的景象再不復見，那些編織技巧便也失傳。現在能找回這些編織方法，是社區的人千里迢迢北上到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的博物館，去協商觀看、研究那些

噶哈巫的文物，並從對耆老的訪談中抽絲剝繭，再去比對周遭有與噶哈巫通婚的、編織文化相近的原住民族的織法，最後才匯整出這樣的成果。(註 1)

身份則是噶哈巫族不得不面對的另一個問題。過去在學界中，噶哈巫一直視為巴宰族的亞族，但其實噶哈巫的自我認同，與過去他族對噶哈巫和巴宰這兩族分別的認知，都說明了將這兩族混為一談並不恰當。而在起源傳說、遷徙史、在清朝時的政治立場等方面，也可以看出這兩族的差異。(註 2)而所有的平埔族群所共同面臨的原住民身份認定的問題，噶哈巫也沒有例外。不過，這方面的資料在網路上非常多，我在此就不多著墨了。(註 3)

在看影片的途中，和出去上廁所的時候，被接連塞了兩個剛蒸好的阿拉粿到手中，一鹹一甜。「阿拉粿」(tupalis yamadu)是噶哈巫祭拜祖靈時的重要祭品，製作方法是以糯米磨成粉後，以石頭壓實瀝出水分，再加入黑糖揉成團，然後分成小團包入香蕉葉或月桃葉中，拿去蒸熟。後來，也有些人會加入艾草一起搓揉，並在裡面包入餡料，甜的包紅豆炒薑，鹹的包蘿蔔乾絲。這次他們甜鹹都有包，鹹餡的包在香蕉葉中，而甜餡的則包在月桃葉中，以方便區分。



熱騰騰的阿拉粿，看起來是不是有點像草仔粿呢？

其實吃下去的第一口，我浮現的念頭就是：「這好像草仔粿喔！」綠色、帶著草葉香氣、微甜的味道、軟黏的口感，加上中間包的蘿蔔乾絲，吃起來真的與我記憶中的草仔粿十分相近。而甜餡的吃起來又是另一種風味，倒是和中式紅豆餡的糕點吃起來不大相同。

我和阿祉吃得心滿意足，只是為了把黏在香蕉葉和月桃葉上的阿拉粿吃乾淨，不小心就弄得滿手黏答答的，不得不出去洗個手。

紀錄片播放完之後，是各家族內部祭祖的時間，比較不方便外人去參觀，距離祭祖晚會開始還有兩個半小時的時間，我和阿祉討論了一下，便決定再去外面逛逛。剛才只看了潘家古厝，還沒有去看林家古厝呢！不知道林家古厝看起來又是什麼樣子呢？

註：對噶哈巫與巴宰之間的差異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噶哈巫語全球資訊網」。從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已從過去的九族，增為現在的十六族，就可以發現過去原住民族的劃分方式實在過於粗糙。不論現有的這些論述是否能說服所有人，至少可以說明「噶哈巫是否就是巴宰」這件事情確實是存疑的。